

“在场丛书”

中国当代中青年作家作品巡展

01

风入松

王凤英
著
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“在场丛书”

| 中国当代中青年作家作品巡展

01

风入松

王凤英 著
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入松 / 王凤英著. -- 北京: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,
2017. 10
ISBN 978-7-5699-1870-0

I. ①风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47713号

风入松

FENG RU SONG

著 者 | 王凤英

出 版 人 | 王训海

选题策划 | 梁明德 邵鹏军

责任编辑 | 周连杰

装帧设计 | 格林文化

责任印制 | 刘 银 瞿 敬

出版发行 |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<http://www.bjsdsj.com.cn>

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6号皇城国际大厦A座8楼

邮编: 100011 电话: 010-64267955 64267677

印 刷 |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0316-3650105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开 本 | 155mm×220mm 1/16 印 张 | 20 字 数 | 193千字

版 次 | 2018年1月第1版 印 次 |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| ISBN 978-7-5699-1870-0

定 价 | 46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 录

13	白菊花
27	清风不徐
46	有列车那样开过
77	黛色参天
126	二姐飞天
152	上哨所挖药去
风入松	175
位置	192
请稍息	251
卫生员	267
那塘水	282



白菊花

我是舅舅的外甥女。我正朝那一大片白走去，就在田姥爷家的楼下。

在被蛋蛋看见之前，姥姥就叮嘱我别从田姥爷楼下走，别走。但我没忍住，因为那一大片的白扑扑腾腾晃眼，好像还夹杂花花绿绿的东西，她们从那些白里走出来，走得哗啦啦直响。

风很大，跟鬼哭一样，从夜里一直哭到天亮。这还是听姥姥说的，我夜里睡得臭死，压根不知道。但我做梦了，梦见姥爷病好了，穿着军装，身材挺拔。他不再坐轮椅，自己会吃饭，还像以前那样喊我小名儿——肥肥（其实我叫飞儿，他用老改不掉的方言喊得很重很硬，听起来就是肥肥）。他从医院走回家，进大院后还给我买了新出锅的馓子，焦黄焦黄的，香气直撞鼻子。早上我醒来的时候，姥姥正弯着腰拖地，拖把很湿，沥沥拉拉滴着水，拖过的地板太阳一照，像出了一屋子天

花，看一眼就浑身痒。

“小祖宗，快点吃——咋不像你姥爷嘞，一大海碗呼噜几口就见底！”姥姥用筷子敲我的碗，叮叮当当的，我赶紧把头埋到碗里，很大声地吸溜，刘海儿也杵进面疙瘩汤里，头一抬，额头、眉毛上都是。说实话，虽然我的胃口一直不好，吃东西从来不像蛋蛋那样不要命，但姥姥一搅面疙瘩饭我的胃口更不好，就因为饭里有我不爱吃的鸡蛋。我不懂为啥一定要打鸡蛋，又腥又臭，闻起来有鸡屎味儿。但姥姥爱吃，她爱吃了就常做，做好了就用蓝边儿大海碗盛，一人一碗或两碗以上，不定上限，反正她只用花边小瓷碗，多一口都不吃，有时候碗里还要剩三两口到小半碗不等，剩下的一定派给姥爷。这件事我就不服，她咋不拿姥爷比哩。姥爷总是吃得最多，姥姥还一直劝他多吃，撑得要命也多吃。“爸胃不好，七分饱就行了。”妈妈有时候看不过去，但姥姥有她的道理：“你不懂，你爸个子大，年轻时候家里穷没饭吃，现在要捞回来。”“我爸不年轻了，消化不了。”妈妈坚持，当然，姥姥更坚持：“大啥？三十多公岁大啥！”说道“公岁”，妈妈便不说话了，姥爷这时候总是笑着说：“对对对，好好好。”喉咙里呼噜呼噜一阵响，饭便悉数蒙混过关，之后收拢一桌子碗碟去洗。他洗碗的时候嘴巴吸溜吸溜，大着声儿不停吹气。姥爷早年当过兵，是个勤快人，家里老老少少，到现在，没人及得一二。

我在楼西头拐向右手。左手拐要打门球场左边走，右手拐则从门球场右边走，但左手拐要沿着门球场的南边铁栅栏向右转向一条榆荫小

路，一直向西斜过去，穿过一个小花园，从田姥爷家的楼后能绕到大院大门。而右手拐就得从铁栅栏北头向左手转，也是向西，直接上了大院里贯通东西的大路——那是大院里唯一的大路，挺宽。

田姥爷家的楼东头一小片空地，种满了矮刺梅、小榆树和迎春花，正对着门球场小栅栏门。

我来姥姥家走大路，一周一回，或者两回，暑假我通常住下不走，爸妈在这个城市里手忙脚乱地上班、下班、吵架。我喜欢从大门到田姥爷家这截路，路两边热闹极了。白天一家挨一家的小卖部、小地摊儿，小卖部里啥都卖，小地摊儿上也啥都卖，一路走过去总有好看的、好玩的、好吃的；天黑以后小地摊儿收了，但小卖部照样开，有一两家烤羊肉串的支起简单的棚子，棚子下摆三两张小方桌子、七八张小凳子，总有大人小孩来吃，有时候没地方坐了，就站着，吃着，聊着，笑着。妈妈不许我来，说肉让火烤了吃总归是不好的，为啥不好她没说。舅舅不信这个，回来的时候自己吃，也带我去吃。

这截路上逢年过节更热闹了，外边有车开进来卖东西，虽说少不了花样翻新，总不外乎是些物美价廉的便宜货。姥爷说我没出生前可不是这样的，开始是一两家支摊子卖菜，卖小玩意儿，卖针头线脑，院里管理处根本不管，反正都是哪家叔叔伯伯哪家阿姨的孩子，年纪大了待业在家好几年没事儿干，总不能一直没事儿干吧，摆摊子卖点儿啥的，管理处自然不好收费。后来多了，有的盖起小房子扩大规模，有土垒的，砖砌的，废旧锈铁皮搭的，或鸡笼子样，或帐篷样，或火

车车厢样等等，着实影响大院整体形象。姥姥说这院子里住着的好歹不是一般离退休人员，这些老头老太太好歹也不是一般的老头老太太，当年都是在那个叫金银滩的地方为国防建设出过大力气的，还研究出了蘑菇云。管理处这才吆喝着要拆，吆喝了一阵子，总没人正经管这事儿，也到底没人认真听，便五角一块地象征性收点费用。再后来院外的小贩加盟进来，这就好办了，管理处立规矩定标准，还盖了活动板房出租，人家当然像模像样开始做生意。自从人多了以后，院子外的小孩跟着来玩，我就是在一个卖塑料水枪的地摊儿上遇见蛋蛋的。他长着朝天鼻，把弄着一把塑料小水枪，路过的小女孩儿差不多都被他刺儿得满身是水，又不敢对蛋蛋怎样，他又胖又高，样子有点儿狠巴巴的，没人敢吭气，只有哭着跑开。那天，我穿一条最中意的粉色蓬蓬裙，撒满了桃花和小蜜蜂，穿起来像画上的小公主一样。当时天上的云儿跟着我跑，我撵着一条小流浪狗跑，突然间雨就下来了，公主裙像姥姥的抹布一样难看。他笑得眼儿眼儿，还冲我使劲儿掀朝天鼻。我长嗥一声扑上去，他的血从朝天鼻孔流下来，我又踢上一脚，那天我穿的是皮鞋。我没再打他，因为他没再骂我，抱住肚子坐地上，嘴角只是撇了撇，看得出他想哭，却只是撑开了小眯眯眼儿，却不敢朝我撩一下。我就知道以后他再不敢欺负我了！

大姨说，我性格和我妈像一个模子里嗑出来的，有股子蛮劲儿。这我不知道，我还小，我只知道我这回猜对了，他第二次看见我大老远就跑过来，求我分享他的巧克力，我们开始一块玩儿。后来他说，那天我

扑他的样子比流浪狗还可怕，简单是一头狼。其实他根本没见过狼，我也是。

现在，我不得不停下来，我看见的一大片白真的又是花圈，花花绿绿的东西是杂在白色花圈当中的彩色纸花，有些纸花亮闪闪的发着光，在风里脆脆的响。其实姥姥用不着担心，我每次来院子几乎都能看见花圈，有时在一幢楼前，有时在两幢楼前，最多的一次我看见四幢楼下都是一大片白，就像现在靠墙根摆放的样子，一个靠着一个。当然，并不是每次看到的花圈都多，头两天刚死的钱姥爷楼下摆的花圈是我看到的最少的一次，也是最小的。又小又少的花圈像生了气，一个一个离得远远的，谁也不搭理谁。

“老张啊，罪受够了，走了，也了了。”说话的是田姥爷，他刚从小卖部出来。姥姥说他退休前在厂办搞收发，手很巧，现在弄个摊儿摆大门外，干些修修补补的事儿，我的小自行车前闸不好使，就是他修好的。姥爷没生病的时候总是找他下军棋，在没生意时他们就坐街边，从一堆修车工具中间腾出来一小块地方，军棋纸往一张小方凳上一贴，手一捋，根本用不着招呼，一群老头儿都从看大街、望天、打盹儿等各种散淡中聚拢过来观战。开战，翻子，炸地雷，扛军旗，直到天黑，要是姥姥不找他回家吃饭的话。通常这时候姥爷并不恋战，拍拍大腿，边往家里走边仰头呵呵笑：“才跟福海坐不大一会儿，就让你看到了。”田姥爷大号叫田福海。姥姥当时并不搭话，背过人才数落姥爷：“老程啊老程，知道啥人才坐大街嘛，那都是老娘们儿，你一个七尺大高的男子汉

大丈夫坐大街，惭愧不惭愧？”当然，姥姥走的时候不忘招呼田姥爷：“老田，一起走吧，做得多。”田姥爷笑笑，说着忙呢走不了，姥姥也就不再让了。

田姥爷刚买了黄纸香烛之类东西，看见我，拿手掌使劲往远处忽扇：“回家去，小妮儿家别站这儿，别站这儿，没啥好看。”我就往花园里走，那里有滑梯和跷跷板，小孩儿们饭后大都被大人撵到这里来，像轰小鸡一样。

我一露头，站在滑梯高处的蛋蛋马上发现了，大声嗷嗷叫着，像一只胖鹅一样俯冲下来，唾沫星儿立刻覆盖了我：“你猜你猜，我怕怕又给我买啥啦。”他老是把“爸爸”叫成怕怕，其实年纪也不小了，幼儿园已经毕业，过了这个夏天，我们就该当小学生了。我就说：“巧克力吧。”他把小眼睛往上使劲儿翻了翻，眼仁一片白，拼命摇头，我又猜：“芭比娃娃吧。”他大叫：“你才芭比娃娃，你才芭比娃娃，你们全家都是芭比娃娃！”我一岔腰，一瞪眼，没等我表示出进一步的威胁，他已经把小眼睛挤成了两坨肉疙瘩，吐着舌头举手投降，嘿嘿傻笑：“大姐饶命，大姐饶命！”求饶也没用，我已经踢到了他的屁股，我知道踢得不轻，脚上是一双新皮靴。他疼得一边跳脚一边嘟囔：“女生欺负男生有啥了不起，有啥了不起啊！我有变形金刚你有吗？”我没有变形金刚，我只有熊宝宝。他便像鸭子似地嘎嘎笑：“我家大黄狗不咬人，你家有吗？”我爸不喜欢养狗，他不喜欢养任何大小动物。他开始跳脚大笑，说：“我怕怕带我去海洋世界了，你怕怕带你去过吗？”我爸总是出去喝酒，醉了

就踹门、骂人、摔东西，和我妈妈吵架，不喝酒的时候等着有人叫他去喝酒，没人叫的时候就自己约人出去喝酒。我盯住蛋蛋胖胖的脸，那上面正笑得沟壑纵横，吹牛输给他这种小屁孩儿多没面子。我大声叫：“我们院子花圈多，你有吗？”说完我也笑了，也笑得沟壑纵横。

他愣了，眼仁翻了一会儿，又翻了一会儿，然后就大哭起来，之后嘟着走了。

大姨已经回来了，在里屋补觉，通常会睡到中午起床，或者下午也说不定。此时姥姥做好的午饭已装进提盒，她应该在去医院给姥爷送饭的路上才对。但现在她坐在客厅抹泪，一起坐的还有一个脸色黑红的胖婆婆，胖婆婆正跟姥姥说道：“多好的人，也得那种病！”姥姥说：“你说咱又没干啥坏良心的事，咋都摊上了这种不能治的病啊——老张这一走，老张家的可咋办呐，一身的病，遗嘱户发那俩钱，买袋米面就不剩啥了，头疼脑热了，还不得等死？”胖婆婆说：“也不能那么说，俺老李和恁老程从打酒泉当兵就一块儿，后来到马兰，到 221，当初也都是为国防事业，全国上下都勒着裤腰带搞建设，不那样，还不得叫美帝国主义坑死了。”我开始自己解鞋带子。自从姥爷生病住院以后，她们都顾不上我了，爸爸是靠不住的，舅舅假满后，妈妈、大姨轮流去医院守护，姥姥做饭、送饭。本来舅舅和我妈都主张请护工守夜，毕竟大家都有工作，不能总是一直请假下去，这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。但姥姥死活不同意，说姥爷脑子坏了，腿脚不能动弹，别人伺候好不好也不知道，到底辛苦一辈子，养大一群孩子不容易，有事儿时就得指望孩子，没的

叫外人笑话了去。大家最后还是听了姥姥的。

姥姥说：“这是17号楼李姥姥，你百天的时候还抱过你。”我肯定没印象，我百天是啥熊样我都不知道。胖婆婆李姥姥很慈祥地笑，拍拍手，然后朝我摊过来：“这是三闺女家的妮儿？看长得多齐整，来，姥姥抱抱！”我朝后退了退，姥姥说：“这是二闺女家的。大了，怪沉，别累着你。”起身到里屋一会儿出来，往李姥姥手里按了按说：“老程病着，我们走不开，给老张燎张纸吧。”李姥姥捏在手里，说：“按说你家老程住着院呢，这种事儿原本不用随份子，可老张活着时候人不错，和你家老程又是一个车皮拉到部队的，后来又一起支边，都算是大功臣。老张家的说要是不通知，老张会怪她的。”姥姥说：“看你说的啥话，谁家没个难处，在厂里时都是街坊邻居，这几年眼看着院里一个跟着一个走，谁知道下一个轮谁头上呢——能送送就送送。”李姥姥听这么说，把手往脸上抹了一把，看着窗外叹气：“咋说不是哩，才听说查出来，没等去医院瞅，人就进太平间了。这还算好的，前头走的老钱，早上还喝我豆浆哩，下午就走了，你说快不快！”李姥姥在院里卖早点，也就是磨豆浆、炸油条，姥爷好着时候常去照顾她的生意，有时候买一大捆回来，吃不了，姥姥就埋怨他，姥爷不服：“李老婆儿炸多了卖不完，你说咋办？”姥姥就拿过指头点着姥爷说：“是不是口袋装俩钱就烧了？你这人呐，有俩钱就不能装口袋多暖和一会儿，一出门就散了！”姥爷通常不吭气，自己端一边去吃，一根接一根，吃得实在太撑，才停下来，打个很响的饱嗝：“挺香的！”然后收拾起碗筷，听着厨房里稀里哗啦地流水

声，姥姥脚不踮地跟过去大喊：“手倒是快，干一个钱的活要俩钱的工！你看你看，到处是水，十个丫鬟跟后头都收拾不及。”只要姥姥不再埋怨他买油条的事，他决计是不介意的，也喜喜欢欢哦哦应着，用抹布划拉划拉完事。有时候姥姥又想起来说他，他便生气了，饭也不吃，一甩手出门，出门前说：“几斤油条的不是，叨叨叨没完。老李死恁早，李老婆一个人，多难啊。”

李姥姥拿到钱要走，下了几级台阶又停下来，嘴里吹着冷气：“你说快不快，早上还喝我豆浆哩！”姥姥就叹气。



住院部在立交桥边上，从高处往下看，人和车都像在积木里跑出跑进。太阳从姥姥的炒瓢里扑出来，浑身焦黄还带着烘烤过的味道。闻见这种味道的时候，姥爷往往就被大姨或者妈妈扶着开始坐起来，床两边的铁栏杆固定得很牢靠，她们忙别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一个人守。姥爷不会走路一年了，不会说话，也越来越不大认人。现在，妈妈去楼下交药费，姥姥到水房洗碗，我就看着姥爷埋在几乎高过他的头的棉被、棉褥之类堆成的垛上打盹儿。他这一阵儿白天经常打盹儿，糊涂话也不肯说了，咳嗽起来就大睁两眼看我。“姥爷，喝水不？”我把杯子举到他嘴边。太阳烤进病房，坐到皱巴巴的白被单上，好多黄的、红的、紫的之类的东西在上面，像蛋蛋号哭的脏脸。姥爷的手放在被单外面，一只手

背上插着一根小塑料管，吊瓶拔走了，它一直留在那儿，我要留心他不要拔了去，护士说明天还得用，不用再扎一针。姥爷的血管不好找，每次总得扎好几针才行。姥爷黑紫颜色的手背，肿得像淹死的老鼠肚皮，我想他一定疼得要命。大姨削好的土豆片就放在床头柜上，它们一片一片被我贴满姥爷手背，医生说这样可以消肿。

在姥爷突然说话前我帮妈妈接两个电话，一个是舅舅的，一个是爸爸的。舅舅听见我的声音就笑得眼儿眼儿的，像打光屁股蛋儿，说：“黑蛋儿好样儿，病房到处都是白的，谁来了一眼就找得见你！千万别跑街上啊，车来车往的，司机见了你都得打车灯！”我跺脚大叫：“你才是黑蛋儿，你是老黑蛋儿！”舅舅总是不像舅舅，不叫我黑蛋儿不武开口。我很小的时候听见这话一准儿哭得倒气儿，但他还是叫，叫的时候还一直笑，喘着气儿笑，我哭都哭不及，就慢慢学着还嘴。就算这样，我还是很喜欢舅舅的，打小就喜欢，喜欢被他拽着小细胳膊往山下风一样跑，山上的树和花都从眼前飞快滑走，风吹着我的衣服和头发，驾云一样，根本不管身后越来越远的姥姥如何天王老子地喊叫。其实我长得不丑，不只不丑，还算是漂亮的那种小女孩，一双大眼睛的眼尾往鬓角斜挑上去，好多人都说眼睛长成这种样子的人不好惹。但我真的有一点点黑，这不像我妈，我妈长得好白，这像我爸，可是他从来不承认，他说：“我根本不黑，我小时候长得比你漂亮几百倍，叔叔阿姨们见了都争着抱。”我看过他小时候的照片，挎着一支小玩具枪，站在一群大人堆里，根本没他说的那样子。可现在，他真的越长越不开心，眼皮儿快耷啦到

肥肚皮上了。

爸爸来电话问妈妈他那条最喜欢的领带去哪儿了，最好回去一趟。听说我一个人守姥爷就开始焦躁，他这个人经常爱焦躁，他几乎扯着喉咙喊叫：“她们家人都干啥去了，为啥让你一个小孩儿守？”没等我应他，突然大怒：“叫你妈去！”“谁厉害！”姥爷突然用手拍床栏杆，哗哗直响。阳光下，他的小眼睛似乎并没有睁开，却在说了那句话后，喉咙里不停歇地呼噜呼噜。姥爷好久不说话了，这句话显然费了他很大力气，声音不算大，爸爸已经听到了。他在电话里好一会儿不吭气，后来小声交代：“让她给我打过来。”爸爸就怕姥爷，家里人都知道。

土豆片灰头紫脸地散落到被子上、地上。

歌声就是在这个时间擦过虚掩的门缝弥漫进来，到了病房，到了病床，围着我们转圈儿。这歌和我们幼儿园老师教的歌不一样，我不会唱，我听不太懂，什么战士打什么把什么归，但“歌声飞到北京去，毛主席听了心欢喜”我听出来了，姥爷好着的时候说最多的就是“北京”“毛主席”。

“这是怎么了？”妈妈进房来。我正低头把床头柜上剩下的土豆片往姥爷手上贴，听妈妈这样说，就抬起头看，我也吃了一惊，姥爷的小眼睛已经睁开，脖子朝我拧过来。我背对着门，我以为姥爷想起了我是谁，心里高兴，土豆片就贴得更小心，贴好后用小指轻轻压一压，像姥姥教过的那样。我想，妈妈又要夸我。

“爸，我妈去水房了，洗你吃饭的碗。”妈妈边猜测边整理那一堆被

褥，姥爷上半身已经滑向床尾，他为什么不好好坐呢？他不知道自己下不了床吗？这要害得妈妈重新扶他坐端正。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姥爷个子大，妈妈得站到床上，绕到他背后，两只胳膊从胳肢窝插到胸前，夹紧，猛可地往怀里一拖，然后用小被子、小褥子和靠垫之类垒成小山，只要姥姥不安排姥爷“活动”，姥爷便靠着这座小山能坐一小会儿，妈妈也能喝口水什么的。现在妈妈就这样做了，但姥爷的脖子一直没有转回去，他的手指捏着被单搓，一来一回地搓，搓一会儿，又捏，又搓。我手心没来由疼了一下，把手藏到背后是最安全的做法。上次大姨伺候他洗脸，我也拿自己的小毛巾给他擦手，姥爷就那样一下子捏住了，就像现在这样来来回回搓，我疼得大哭，还是大姨跑来把姥爷的手指死命掰开。妈妈后来叹气：“可怜的妈妈！”告诫我要小心姥爷的手，他脑子糊涂，疼也不知道咋疼你了，手上没轻没重。

但现在姥爷没有捏我，他没留心我干得多好，多用心，妈妈也没夸我，我有些失望。

妈妈肯定没有留意我的失望，“爸你怎么了？”她诧异姥爷的眼光跳过我的头顶和头顶上新扎的红色蝴蝶结，跳到已经掩闭的白色木门前，拽开，跳出去。妈妈没有再问，她是聪明人。这是太姥姥的话，走的时候跟姥姥说的。太姥姥我没有见过，据说在我没有成为小娃娃时就走了，好像比这还要早，在妈妈没有考上大学的时候。她得了一种喉咙上的厉害病，是姥姥伺候她走的，走的时候身上瘦得就剩一层皮。太姥姥还说：“她个性强，要让着她点儿。”

聪明的妈妈绕过病床，径直走向门，手一伸，哗啦一声，门外的歌声憋得青筋暴露，似乎一下子缓过劲儿来，一股脑流进来，又流进病床，又流到姥爷的床。

我不知道妈妈用了多大力气，反正姥爷山一样的身板几乎把她压倒。要是平时，至少需要两个人，一人一边搀着扶着，把姥爷的两条胳膊搭到各自肩头，才可能架得起来，然后“活动”几步。说是“活动”，事实上都要搀扶他的人在活动，姥爷的膝盖从来不晓得打弯，像两根拐杖一样一下一下朝前擦，全得靠两边的人往前拽，拽一下，动一下，不拽他，就闭着眼睛垂着脑袋，脚往哪里迈还是不迈，好像那是别人的事，跟他没一毛钱关系。有时候动他一动，他就把眼睛睁得好大，好像很不情愿。

妈妈个子小，她环抱着姥爷的腰梗起脖颈的时候脸很红，姥爷却还是像大虾蜷着，耷拉着头。妈妈没可能让自己突然就高出一大截捣正他，但她很有办法，因为他们差不多是贴在一起的，姥爷的头搭到妈妈的肩上很方便，妈妈就是拐棍儿。姥姥从护士站那边很快就发现他们了，那样其实十分容易，只要看一眼他们走路的样子就过目不忘，没有谁走路能够这样可笑。姥爷的腿不停地抖动，不知道弯腿，不知道抬脚，妈妈只好薅着他，她需要先退一步，费很大力气才能把他扳动一步。

从护士站和楼道两头的窗户跑进来的光线，已经慢腾腾回家，楼道里的灯还没有打亮，不少人或坐蓝色椅子上或站在护士站柜台外面小声